

盛夏饴饴香

■李仙云

每到炎炎夏日,处于味蕾深处的记忆总能将我带回童年,那些往事缓缓浮于眼前。母亲和我们一起盘腿坐在大门口的凉席上,有滋有味地品着喷香爽口、筋道的荞面饴饴。爷爷则端着一个青瓷大碗,蹲在大门口,满心欢喜地吃着那胜似饕餮大餐的乡野美食。邻居家的大花狗摇着尾巴,伸着舌头,眼里尽是渴望,祈求着爷爷的赏赐。

透迤清凉的过道风从肌肤上划过,舒爽惬意得让爷爷美滋滋来了一句:“这日子还有啥话说,这是最美的日子了!”饴饴的清香在鼻翼氤氲,凤仙花在烈日灿阳下牵拉着粉嫩的花瓣。那种“思之而神飞,念之而流连”的年少记忆,总让一份亲情萦绕于心间。

大爷爷是我们这个家族的“文先生”。他年轻时曾教过私塾,简直是个“老学究”,爱引经据典,讲道理。

那年盛夏酷暑之时,大爷爷的曾孙子满月。宴席之上最让人稀罕的就是凉

拌荞面饴饴,大家你一口,我一口,正吃得有滋有味时,大爷爷不紧不慢地开腔了:“这饴饴大家甭小看,元朝的农学家王桢在他书里都写过,起先叫‘河漏’,都有600年的历史了。据说是由咱渭南一个老汉创出的。连古代的皇帝都好这一口,这当年可是贡品哩!这不光好吃,吃了还能健脾化积、解毒、消肿……”不等大爷爷说完,一大盘荞面饴饴就盘底朝天了。

在家乡渭北旱源,三伏天最消暑、解馋的美食莫过于一碗细长美味的凉拌荞面饴饴。“饴饴床子”是制作饴饴的必备工具,它笨重地搭于灶台之上,每次拉开压杆,母亲便将事先揉好的面剂子塞入饴饴床子的圆孔内。

压饴饴则是个力气活,一般由哥哥来完成。记得有次他逗趣,把绕着锅台急得团团转的我抱到压杆上。结果,我就像坐在跷跷板上一样。随着嘎吱嘎吱的响声,细圆的饴饴从一个个“饴饴眼子”中

人生感悟

幸福了吗

母亲的杏树林

■张晓杰



当母亲又一次提到杏熟了时,我决定和母亲一起回去看看,帮母亲把杏摘回来。虽然去年母亲精心晾晒的杏干还堆在南屋的角落里,但丝毫没有影响母亲今年去摘杏的兴致。

我和母亲顺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向前,走了大概20分钟,终于走到了我家的杏树林。母亲嘱咐我在地边等着,自己熟练地钻到林子里,猫着腰在枝丫间穿行。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位置,她站直身子招呼我过去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半蹲着身子,在树干间慢慢挪动,走到她身边已满身是汗。

母亲将用衣襟擦过的杏放到我嘴里,满含期待地望着我。“好吃,酸酸甜甜的。”我猛咽着酸出来的口水,含糊不清地对母亲说:“那多摘点儿,拿回家吃。”灿烂的笑容在母亲皱纹重叠的脸上徐徐绽放开来。我忙不迭地点头,努力咽下口中稍显酸涩的杏。

母亲来了兴致,开始给我介绍她的宝贝。地旁水沟里,有一棵特别高的山杏树,我站在山坡上,勉强能够得到枝头。这棵树结的果子很小,树顶上最大、熟得最好的也只有拇指大小。我把一颗掰开来,取出小小的核,将杏肉放到口中,那杏微甜中带着一丝酸,吃起来面乎乎的,有一种特别绵密的口感,味道相当特别。

山坡顶上那两棵杏树,是母亲嫁接的大水杏,个头足有乒乓球大小。杏独有的黄灿灿中透出丝丝红韵,让人看着就忍不住欢喜。摘下一个,在袖子上抹掉灰尘,咬上一口,满嘴酸涩,我忍不住吐了出来。母亲哈哈大笑地说:“傻丫头,别看这杏已经黄透了,其实还没熟呢。这个品种的杏,熟透时这半边就变成暗红色的了。”

母亲说:“我喜欢看着杏树枝繁叶茂、果实累累、充满勃勃生机的样子。等我老了,上不来山了,这些地因为有了杏树的存在,也不会一天天荒芜下去。杏熟时,你们应该会来把它们摘回家吧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非常惭愧。很多年以前,年幼的我也曾是父母最好的帮手。种地、锄草、施肥、秋收,土地上总也少不了我小小的身影。最近这几年,日子过得越发忙碌,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住得久了,我渐渐忘记了那些在田野里奔跑的日子。

远处青山叠翠,近处杏子飘香。母亲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杏树林中,她脸上的笑美得一如夏日里最灿烂的阳光。于母亲,这应该就是温和时光中的岁月静好吧,被幸福环绕的感觉,妙不可言。

花开诗旅

听雨

■耿庆鲁

世界的生物都有灵性
世间的万物皆有意境
心随境而动
境随心而改变

夏雨肆意啦啦地敲打
仿佛在鸣唱
又似乎在倾听
营造出一种唯美的意境

我感觉耳边只有雨声
没有纷扰的杂音
犹如潺潺流水
汨汨地流入心田

雨落荷塘的鼓声
雨落屋檐的琴音
雨打在青翠的树叶上
雨亲吻花朵的唇
身在闹市里听雨

心会慢慢地安静下来
我只感觉到时光前行
雨中的思绪纷飞

恍惚间我看到母亲
从时光里走来
又在岁月里远去
让我心中充满了思念

听雨的意境很美妙
让心灵安宁
让思绪飞越
可以品味人生的美好和从容

黄瓜伴夏

■何愿斌

童年时代,夏天的记忆是从一根黄瓜开始的。

母亲用竹竿搭成架子,架子上攀缘着黄瓜灵巧的藤蔓。一朵朵淡黄的花朵绽放时,初生的黄瓜只有小拇指大小,浑身毛绒绒的。这时候的乳瓜不能吃,酸涩得很。我长大后,看到一些乳瓜罐头,做成了早餐菜,倒是别有风味。

乳瓜生长迅速,特别是在一场雨后,喝饱了雨水的黄瓜出落得青葱靓丽,落落大方地从藤蔓间垂落,等待主人采摘。第一根黄瓜大多是被我抢先发现的,我用手指头轻轻一掐,瓜蒂脆响,一条细长的绿玉就落到掌心。

摘下后,我连忙用清水冲洗,捋去表皮上的粗糙颗粒,搁进嘴里,黄瓜的汁水像泉水一样鲜甜,嚼着黄瓜的脆响声也似鸟鸣流泉般悦耳。

午睡醒来,下午去上学,我总是先到瓜地里探头探脑一番,寻找一根能吃的黄瓜带上,一边走一边吃。家里没有黄瓜的伙伴不时投来羡慕的目光,喉咙里发出空洞的吞咽声。有时候,我会大方地将黄瓜折成两段,塞一半给

同学,这时候的友谊像水际蒲草、出水新莲,葱茏欲滴。

成年后,夏天里我还是喜欢黄瓜,但黄瓜的吃法有了改变。一种是腌制黄瓜,“细切黄瓜凉欻欻,厨香正熟长腰米”。将新鲜的黄瓜切成薄片,放置在乎底浅口碟里,撒上一层白糖。待糖水融化,瓜汁流出,此时用筷子夹起放入嘴里,清凉透爽。瓜片吃完后,余下的清水有味儿,捧碟饮之,若品甘露。还有一种是切成黄瓜段,直接放进餐盘,吃时蘸上黄豆酱。作为餐前冷盘,黄瓜段很快会被家人一扫而光。

儿时摘黄瓜,母亲总要提醒我,有一根最长最大的不要摘,是留着作种子用的。种瓜长到一定程度,皮质泛黄,像镀了一层黄铜。所有的黄瓜下市后,它还独自在藤架上挂着。等到瓜藤也开始变黄了,母亲将瓜藤连根拔起,将藤架拆除,那根黄瓜已经变老,变得很轻,用手指敲击,似乎能听到沉淀的风的声音。轻轻一掰,黄瓜就离开了老的藤蔓。

时光飞逝,“瓜熟蒂落”,读懂这个词的时候,季节已是立秋了。



生活手记

【乡村如画】

落日吻过地平线,十里稻香谱出的诗行,伴着袅袅升腾的炊烟。村落于黄昏安放,乡间夜色登场,一切沉寂。村口白杨老态龙钟,圆圈年轮铭刻旧光阴。沙石路上尘土飞扬,颗颗石子残留游子的温度。人间岁岁年年,七月的乡村如画般美好。
——田雪梅

【惬意生活】

太多人习惯了做事前,先计算下投入和产出的性价比,结果搞得自己疲惫不堪。其实,生活中有些事不妨别想那么多,养盆花,看个展,认真吃一餐饭,跟随内心的真实感受,试着在轻松中感受惬意的生活。
——陈锦鹿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追随远方】

深夜的灯光闪烁着,点亮了离开家乡的一条通道,由远及近,那是诗与远方。不为人知的沧桑,模糊了一双泪眼。噙着泪水,我在潮起潮落的夏季离开,去往追随的远方。
——曾春光